

嘉靖二十五年貴州鄉試

監臨官

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蕭端蒙

日喀廣東潮陽縣人  
辛丑進士

提調官

貴州學處承宣布發司左參議楊悞

公鄉雲南安寧縣人  
嘉靖二十五年成進士

貴州學處承宣布發司右參議錢亮

執事直隸丹徒縣人  
壬辰進士

監試官

貴州學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郭日休

德安福建莆田縣人  
辛巳進士

貴州學處提刑按察司僉事朱文質

樹南雲南開化府人  
海鹽縣人己未進士



考試官

四川眉州儒學學正毛沂

東鎮雲南雲南右衛義順  
天府及鄉縣人庚子貢士

福建福州府連江縣儒學教讀吳紹芳

初廣東南海縣人  
癸卯貢士

同考試官

雲至臨安府阿迷州儒學正耿介

康甯臺南江海衛糧道  
隸永平府文丁酉貢士

福建泉州府惠安縣儒學教諭張思虞

懷美廬東番畝縣人  
庚子貢士

江西吉安府廬陵縣儒學教諭梁以衡

仲房廣東新會縣人  
癸卯貢士

印卷宮

貴州寧遠宣政使司經歷司經歷姚文

載之四川建昌衛籍  
廣西臨桂縣人監生

貴州巡撫張元經歷五十五年五月謙

德修四川劍州人  
監生

收掌錄卷三

思州府知府朱懷幹

守正浙江歸安縣人  
壬辰進士

都 勻 府 知 府 林 鸞

應時廣東揭陽縣人  
癸酉貢士

受卷四

石阡府知府朱黼

楊章江西安福縣人  
丙子貢士

黎平府知府王璧

女空萬全都司蔚州  
衛人己卯貢士

程番府知府林廷襄

實 福建懷安縣人  
乙酉貢士

都勻府推官汪大鴻

時澤真謙  
監生



彌封官

黎平府推官汪春

名陽貴州南溪縣人  
監生

都勻府清平縣知縣王瑛

汝寧河南臨平衛人  
已卯貢士

思南府婺川縣知縣樂恕

德化貴州思恩縣人  
監生

安順州判官朱廣歲

廣南貴州廣安縣人  
監生

瞻錄官

貴州府廣安縣理問劉葵

廣西江西安義縣人  
監生

程番府推官陳珏

廣西江西南寧縣人  
監生

鎮遠府鎮遠縣知縣葉松

惟泰雲南大理府人  
江華縣人甲午貢士

龍里衛經歷司經歷陳鐘

大發直隸和州人  
監生

對讀官

貴州府廣安縣理問劉葵

廣西江西南寧縣人  
監生

安順州知州許世里

一鵬直隸寧國縣人  
監生

黎平府永從縣知縣莫庸

安甯廣西恭城縣人  
監生

平越衛經歷司經歷郭衛

君豪直隸安州人  
監生

巡綽官

貴州衛指揮使楊鳳鳴

岐山直隸定遠縣人

貴州前衛指揮使洛希聖

宗誠直隸武邑縣人



平壩衛指揮同知張遷

于倉直隸貴州人

貴州前衛指揮僉事徐世遠

亂忠直隸望江縣人

貴州衛指揮僉事武鳳

從儀湖廣江夏縣人

貴州前衛指揮僉事丁偉

平鄉直隸合肥縣人

貴州衛後所副千戶周鳳

于陽浙江西安縣人

貴州前衛左所副千戶趙桂

汝城直隸武城縣人

搜檢官

貴州衛指揮使白世南

紹興後

貴州前衛指揮使姚隆

真寧直隸高郵州人

貴州前衛指揮使秦栢

文相直隸武進縣人

貴州衛指揮僉事周輅

用乘直隸寧縣人

貴州衛中所副千戶王相

亮臣江西德化縣人

貴州前衛左所副千戶蔣鸞

珥端直隸滁州人

供給官

貴州都指揮使司經歷司都事張偉

汝賢四川瀘州人

貴州都指揮使司經歷司都事張伯倫

唐谷良

威清衛經歷司經歷張蒙惠

大道直隸邢臺縣人

平壩衛經歷司經歷周球

石龍廣西武緣縣人

監生



晉定衛經歷司經歷李齡

崇仁浙江臨海縣人  
監生

安南衛經歷司經歷趙應祉

汝善陝西漢中衛人  
監生

鎮遠府照磨所照磨張震

子吉浙江烏程縣人  
監生

鎮寧州吏目鄒彥道

繼卿山東泰安州人  
監生

貴州宣慰司陸廣河檢校陳彥道

以政四川南部縣人  
吏貢

都勻府清平縣典史楊應元

啓東雲南太和縣人  
吏貢

鎮遠府偏橋驛驛丞田東

啓明四川崇慶州人  
承差

貴州宣慰司歸化驛驛丞寸永吉

後修雲南鶴慶府人  
承差

第壹場

四書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  
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謂大丈夫

易



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

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

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

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

所錯

書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

金作贖刑責罰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

哉惟刑之恤哉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亦越武王率惟教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

謀從容德

詩

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



齊濟路路黎爾于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  
或肆或將祀祭于枋祀事孔明先祖是  
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  
無疆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求言配命成王之孚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桀入其阻哀荆之旅  
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春秋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隱公元年秋七

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隱公  
八年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桓公十有七年  
城費襄公七年春叔弓帥師圍費昭公十  
有三年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冬楚公子貞帥  
師伐鄭襄公八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  
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定公四年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哀公元年



禮記

在朝三禮問禮對以禮

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饔飩刀之貴

榮尊之安而榮軒之設

寬而靜柔而止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

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

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

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

齊

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

第貳場

論

君子貞而不諒

詔詔表內科一道

擬漢申明車服制度詔永平十三年

擬唐以楊綰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詔大

曆十二年

擬



賜

文華堂肄業編修張唯等白金弓矢鞍馬謝

表洪武六年

判語五條

棄毀器物稼穡等

附餘錢糧私下補數

棄官畜產車船附私物

投匿名文書告人罪

虛費工力採取不堪用

第叁場

策五道

問

萬壽聖節者

國家大典禮也邇者躬逢

盛事拜舞

庭庇觀度思義固願與多士共闡述之也嘗

聞制必有沿禮始於義考詳驗慶吝存

乎徵暴愛矢誠者存乎祝乃若茲禮也



誕節之名何所昉慶

賀之禮何所因

輿輅拚常之飾何所裁

表獻燕饗之儀何所取

自土巍蕩之德罄無不宜固無庸於

頌祝矣然以蠡測觀之其所以爲

聖壽之徵者又何所見乎夫陳

昭代之典制美

盛德之形容是亦金鑑之遺意也爾多士寧無

慕之者乎且著于篇以宣揚

鴻休贊述

鉅制焉

問暨宗配食以明反始上丁舍采曰惟美

報若今釋奠

先師之禮是也漢唐而下代有褒儀矣至我

皇上始酌古禮而釐正之說者以爲適于中義

雖百王不能易矣其所釐者何

制而所適者何義可得而揚厲歟近世之議者



乃欲極褒崇之典復古始之儀式以爲  
南面而享近於瀆或以爲二仲而祀近  
於疏或以爲焚香近於俗或以爲秉炬  
近於陋茲數者果能合諸古典而足以  
補

今制之未備乎否也爾多士助獻有年習於典  
故矣其斟酌損益之以告我母曰邊豆  
之事則有司存

問貴州自入疆理卽建藩置吏如中土制

非若前代以夷禮治之也以百餘年控  
制之功宜若可以載平而無事矣然而  
焚結之勢每煩經略威信之施動有閔  
滯是又何也意者疆理之法猶有所闕  
乎命吏之戾公選乎土酋之狎常法乎  
武備猶疎乎招集未廣乎然以所聞者  
言之則疆理已詳而不治之患在制而  
不在政四者似非其要也夫急病者工  
於謀切災者審於術凡爾多士所以爲



其地計者必有定說矣試言經遠握要  
之略謂何執事者將采焉

問執一方之策者不可以應機守一成之  
說者不可以議古是故尚論古今揅度  
事變良亦難矣試以數事與多士商之  
洛陽城建之議孰長陝西攻守之宜孰  
當論益州之領牧者其是非孰在議康  
居之矯制者其功罪孰明朱仙鎮之班  
師或惜其未權使其卒以權也其能濟

乎壽春之死事或責其不知使其始以  
知也其有立乎此數者皆古今之大計  
而紛紜之議迄千載而不決者也夫折  
淆亂之言持昭獨之見是在賢者故以  
訂焉若徒勦成說侈洽聞而已則非問  
者之士也

問古之君子其爲政也莫不審俗察敝求  
民之所疾苦者而爲之謀故其政蔑不  
美焉乃今貴州之敝則有可言者矣噫



樞雖深而荒瘠仍昔禁戒已密而奸慝  
寔繁此則民之所大疾苦者也豈非阜  
之者有遺利而治之者有遺法乎夫政  
在養民法先齊衆在今日言之阜聚蕃  
殖何者爲先禁誥豫防何者爲急救赦  
之宜何在因俗之政何施役心時務者  
必有所以爲之謀者矣夫保息萬民匡  
靖四境亦官守之常經也其以所聞所  
見者參言之將以觀乎他日之爲政者

## 中式舉人三十名

- |     |     |         |    |
|-----|-----|---------|----|
| 第一名 | 孫繼鰲 | 清平衛學生   | 禮記 |
| 第二名 | 楊培  | 安南衛學生   | 書  |
| 第三名 | 陳言  | 鎮遠府學生   | 詩  |
| 第四名 | 姚世熙 | 新添衛學生   | 易  |
| 第五名 | 陶淳  | 永寧宣撫司學生 | 春秋 |
| 第六名 | 越民表 | 貴州宣慰司學生 | 書  |
| 第七名 | 孫繼武 | 清平衛學生   | 易  |



第八名吳雍隆 銅仁府學生 詩

第九名李棟 永寧宣撫司學生 書

第十名萬象 永寧宣撫司學壇廣生 易

第十一名李紹完 思南府學生 詩

第十二名李淑胤 安莊衛學附學生 書

第十三名聞實 永寧宣撫司學生 詩

第十四名鄧學 清平衛學生 易

第十五名趙宇 貴州宣慰司學壇廣生 禮記

第十六名王夢說 貴州衛儒士 春秋

第十七名熊世英 畢節衛學生 詩

第十八名黃珊 安南衛學生 易

第十九名任教忠 思南府學附學生 書

第二十名戴冕 貴州宣慰司學生 詩

第二十一名朱芳 貴州宣慰司學壇廣生 易

第二十二名汪弼 普定衛學生 詩

第二十三名陶約 永寧宣撫司學生 書

第二十四名鄭文藻 貴州宣慰司學生 春秋

第二十五名何佳通 銅仁府學生 詩



第二十六名馮璠 未寧高撫司學生 書

第二十七名鄒子哲 思南府學生 易

第二十八名王三聘 程番府學生 詩

第二十九名李資元 思南府學生 禮記

第三十名劉相 思州府學生 春秋



2

V

B962.17

K95

1546



第壹場

四書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楊培

同考試官學正耿

批

使子爲邦禮樂其可興矣

考試官教諭饒

批

姜斟酌

考試官學正毛

批

知制作者

聖人示大賢以經世監盟於四代而已夫經世之則唯酌古爲能事監制也聖人卽四代而監之所



損益可知矣昔者夫子於顏子爲邦之問而議  
禮制度以爲後王則者若此蓋曰王者撫世而  
改物因時以立政是故四代之所以相因不變  
者固不得而違之矣而其所必損益焉者其能  
無所斟酌也哉何則治曆明時王者所以詔作  
事之節而授民時者也吾得夏時焉履端於始  
序則不愆也舉正於中民則不惑也歸餘於終  
事則不悖也以夏正而首時五紀其用協矣時  
其從夏矣乎巾車建旂王者所以治出入之儀

而章備物者也吾得殷轅焉素而木質昭其儉  
也質六而一就昭其度也等而辨纓昭其數也以  
大輅而節制令德其可昭矣輅其從殷矣乎冕  
者所以莊首冕弗盡文非以明有稱也吾則有  
取於周焉玉藻黻璫備物也以尊元首之道也  
衡紃紃備采也以文爲貴之義也蓋周道尚  
文而弁師所職者又其郁郁之制耳冕服之章  
其惟從周乎樂者所以宣化樂弗盡善吾不可以  
言備樂也吾則有取於韶焉論倫無患忠有其情



也治世之音也和正以廣省其文也盛德之舞也堯禹五帝殊樂而后稷所制者特其洋洋之盛耳樂舞之制其惟從虞乎是則陳禮樂以立民極者王者治定功成之化也酌古道以一紀章者夫子祖述憲章之心也使其繼周而王所損益有不可知者乎雖然四代之制同歸于治而從周之志又夫子之所以守從時之義者也而於爲邦乃奚取而酌之邪堯禹遠法帝王者思兼之心而酌取其良者救弊之道也他日管曰虞

夏之質不勝其文殷周之文不勝其質蓋言敝也不然則五帝同道而異制而周公之經制大備後之爲政者有所稽循茲固可以經一代之治也奚酌焉

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

孫應鰲

同考試官教諭梁

批

起講得章句由國以及天

下之旨

考試官教諭梁

批

發明柔遠意是



中庸詳言仁實旅之事以著九經之一也蓋忘  
賓旅則仁匱遠人之所以不至也中庸詳言之  
以告時君而王政之端見於是矣中庸敘九經  
之事至此若曰人君之道治內之既修則治外  
之術不可以不講能邇之既備則柔遠之政不  
可以不施夫子庶民來百工則內而邇者處之  
既有道矣又進而天下有所謂柔遠人焉其事  
果何如邪蓋遠人之至于斯有往者而亦有來

者於其往也則授以路節環人掌之達其道路  
野廬掌之所以衛之者有道矣於其來也則郊  
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所  
以養之者有道矣是謂送往迎來仁之事也遠  
人之至于國有善者而亦有不能者於其善者  
則曰四方之良吾之良也器使之以盡其能不  
以其地故棄之矣於其不能者則曰人各有能  
有不能也恕求之以適其願不以其所不能者  
病之矣是謂嘉善矜不能厚之道也若是者何



以爲柔遠人邪蓋賓旅無以仁之非所以廣施  
德于天下也茲吾盡法制之詳而是致是附惠  
此四方以處厚也而懷柔之義於是乎備矣極  
禮意之周而以綏以懷毋忘賓旅以示惠也而  
敦恤之意於是乎明矣往者得以安於疆來者  
得以安於國賓至如歸而無愆愆音昌焉者皆吾  
之各展其物者基之也則治外之道得而四方  
不自是而歸乎賢者有以盡其才不肖者有以  
遂其志賓旅存至而莫不懷愛焉者皆吾之各

體其私者起之也則柔遠之事盡而天下之務  
不自是而悅乎所謂柔遠人者若此而九經之  
事此其一端矣是固文武之政所不廢也而况  
於魯國乎昔者陳侯筮逆無節而單子知其必  
亡晉人用楚材而聲子謂其獲逞甚矣柔遠之  
道之不可已也是故戎伐凡伯春秋譏之而秦  
下逐客之令君子有遺論矣邇叛遠攜職此之  
故也吾不能無感於中庸之訓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



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謂大丈夫

陳言

同考試官教諭張

批

議論高格調寄佳士也

考試官教諭譽

批

觀此作若有浩然之氣者

考試官學正毛

批

雋特不凡

太賢以大於道者為大人以見異乎二子之撰  
者也蓋大人者無智名無功而以道正天下

者也彼以取威為道者曾足以仰之乎孟子所  
以曉景春者若此其意以為君子之謂大丈夫  
者天氏者也大人者也世俗之謂大丈夫者事  
君人者也不可以不辨也大丈夫者果若何哉  
道足以立天下之本行足以達天下之權而不  
足以貞天下之守而已自其立本者言之以仁  
為天下之廣居而攸寧者莫非道德以為麗也  
以禮為天下之正位而攸凝者莫非嚮明以為  
節也以義為天下之大道而利用出入者莫非



坦道以爲復也是其養則而定命其自立有如  
此者自其達權者言之陟于有位則經世之志  
慚矣由是而進以同人焉所謂兼善天下者也  
厄於無民則用世之志違矣由是而退以自則  
焉所謂獨善其身者也是其守道而脩時其出  
處有如此者自其貞守者言之富貴則裁之以  
禮上通而不困矣何克詘乎貧賤則厲之以節  
幽居而不淫矣何隕穫乎威武則制之以義暴  
政不更其所矣何奪志乎是其篤志而奉道其

獨行有如此者夫自立者以盡道也可以稽天  
而配命矣出處者以脩行也可以安土而樂天  
矣獨行者以厚介也可以廉頑而立懦矣是故  
達而在上固足以爲社稷之臣窮而在下亦不  
失爲天下之士故曰大丈夫也若公孫衍張儀  
者則其道而喜功利矣則其行而急進取矣則  
其介而與世俯仰矣是固權士曲士之尤者也  
烏足以語大丈夫之烈哉嗟夫戰國之士不獨  
景春然也俗成於尚士壞於緣是故論詐之便



而諱其敗言戰之美而蔽其患者其士習則然也尊權力而賤仁義進游俠而抑處士者其俗尚則然也雖有大丈夫彼烏知哉故以孟子之賢而諸侯弗庸時人交訕如齊宣梁惠淳于髡屬者有固靡靡也豈非吾道一石乎噫時之會也變之趨也若景春者又何尤焉

易

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考試宮教諭譽批

雅翁

考試宮學正毛批

有體裁

觀聖人所以達其誠於天人者則鼎用之大可見矣夫享上帝養聖賢皆禮之至大者也聖人舉禮而盛養於鼎焉其用之大有如是哉今夫鼎之用何如也吾嘗有得於聖人之享上帝矣蓋上帝萬物之父母也不有享之則事忘於尚本禮失於拂經矣非所以明有尊也惟聖人也因時大報賓鼎而享之焉吾知其明德之馨有



嚴於對越之餘虛中之誠於昭于泰假之際萃  
神於渙而駢角之牲於以將焉不薦之乎固其  
所殷薦者也柴望於益而太牢之饋於以格焉  
由中之敬固其所升中者也是亨之者聖人而  
所以成亨者此豈鼎一亨之助也使非鼎焉則勿  
勿之誠將於我而窒之矣其能以自達邪是亨  
上帝其用之大有如此者又豈得於聖人之養  
聖賢矣美聖賢時人之耳目也不有養之則道  
近於簡棄恭失於虛拘矣非所以隆有德也惟

聖人也緣禮尚賢藉鼎以養之焉吾知其見善  
而好式重夫嘉賓之宴悅賢而養克享其多儀  
之及饗殮以盛舉矣豈養之乎吾尚之也而飲  
食之衍者其以將恭敬者乎牢醴以隆施矣顧  
養之慶吾尚之也而式燕以教者其以示慈惠  
者乎是養之者聖人而所以爲養者此豈鼎一亨  
之資也使非鼎焉則翼翼之恭行自我而阻之  
矣其能以自致邪是聖賢之養其用之大有如  
此者夫鼎一也以之享帝而敬天上之由以協



也以之養賢而勸民下之由以協也上下協而  
滋休至用之所以大也信矣夫豈烹飪之器已  
哉雖然道一天人聖人固有本也蓋鼎之輕重  
天下之安危係之是故不可不慎也敬天禮賢  
者苟徒徇諸其文而不反諸其本豈所以奠鼎  
之道哉故古之聖人其命宥密脩身致賢至敬  
无文大恭无迹以奠九鼎率是道也否則繁牢  
而祭物匪不備也君子何以謂之瀆歟問或餽  
儀匪不多也君子何以謂之簡邪嗚呼鼎之用

誠大矣主之者其尚崇其本而毋徒用之貴哉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  
所錯

姚世熙

考試官教諭譽

批

首盛言如此

考試官學正毛

批

有發揮

天下之大綱正則分定而化成矣甚矣君臣天  
下之大綱也一正之而分定矣天下有不化成  
者哉序卦傳有之昔者聖人之作易也首咸以



別經何恙焉。曰：夫婦之道實托始乎人倫，而君臣之綱乃化成乎天下。是君臣也者，立人紀者也。自夫夫婦婦之肇始而有父子也，則有君以獨運於上，而統天之道；明有臣以佐理於下，而承式之義。著聖人作而萬物咸先於利，見祿於后者，臣無敢於成也。元后出而萬邦共惟乎帝，臣令於上者，下惟代以終也。是之謂有君臣矣。夫惟有君臣也，然後有上下矣。由是卑高陳於貴賤之位，而名分益以嚴。小大祿於上下之辨，而

統益以著。君一位也，卿一位也，大夫士一位也，率而下之，以及庶人，則等之所殺，而以上臨下之，則明建其牧也。陳其殷也，置其輔也，推而上之以達天子，則分之所昭，而以卑承尊之秩定。謂不有上下乎？夫惟其有上下也，禮義其可興矣。由是分定，則禮可達；朝廷尊於紀法之正，而文明之化可成。知分則義可陳，萬邦貞於皇極之建，而人文之止用，貴備之興，馬以飾其制，等之服室以秩其分，參而伍之，而會通之典行矣。



予之法制以防其逸式之章程以維其情錯而  
綜之而和義之政舉矣謂禮義不有所錯乎夫  
上下之分定而后禮義之風起君臣之綱正而  
后天下之分明是君臣也者誠萬化之所從出  
焉者而必造端乎夫婦作易者有感以別經有  
以哉古之品三綱者實夫婦於父子君臣之間  
蓋取諸此也天下之化成之君臣而君爲臣綱  
始諸父子微夫婦則人道或幾乎息矣故綱君  
臣言分也綱父子言道也綱夫婦言功也可以

人合少之乎是夫婦也者分不逮乎君臣而道  
則啓諸父子天下之治實基之其功倍而道重  
是故不可不慎也故聖人重之傳家人曰天地  
之大義傳歸妹曰人之始終嗚呼觀乎此而聖  
人取重之義可識矣

書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  
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  
哉惟刑之恤哉



越民表

同考試官學正耿

批

觀言信行他日必能為民

求生道者

考試官教諭譽

批

明於刑典

考試官學正毛

批

得詳刑之義

史臣詳記聖世制刑之典而因著其慎刑之仁  
焉夫刑者所以弼教而齊民也聖人制刑而以  
仁運之其斯以為祥刑矣乎且夫聖人救衰亂  
之起則必有刑辟焉以防天下慮殘暴之端則

必有仁心焉以安天下二者行而天下始無冤  
民矣故嘗觀舜之制刑也其殺重刑焉象之五  
刑以威奸軌過巨慙也而罪在所原者則流以  
宥之蓋有以示忠厚之意而啓棄咎之門矣其  
蔽輕刑焉示之鞭扑以懲廢官墜屢違教也而情  
在所疑者則金以贖之蓋有以養愧恥之心而  
開用勸之路矣若然則倫要定而刑辟明而刑  
之經不其列乎適爾者謂之重災刑之則失善  
也于焉而致二赦二宥之法蓋開釋無辜將以



示蕩瑕滌垢之惠矣式爾者謂之怙終縱之則  
利淫也于焉而斷五刑五罰之用蓋殄戮多罪  
將以昭威奸戢暴之舉矣若然則讞獄詳而用  
情允而刑之權不其著乎夫聖人之法固詳於  
防而聖人之心則未嘗倚法以制也是故定折  
獄致刑之倫而豫之以明慎用刑之敬盡明罰  
勅法之制而本之以議獄緩死之情存其敬忌  
以先之非徒曰議事以制而已也誠懼夫淫刑  
之殘民而吾之所以制刑者或戾乎制中之義

矣則其好生之德不有以溢於刑象之所布者  
乎致其忠愛以盡之非徒曰罰罍於事而已也  
誠懼夫師聽之弗孚而吾之所以用刑者或傷  
乎一成之戒矣則其仁厚之澤不有以寓於刑  
典之所建者乎是則自其有制刑之典也而民  
畏威自其有慎刑之仁也而民懷德有虞之世  
德洽于民心而民不犯于有司者非此之故乎  
世之言曰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  
不犯此殆非確論也夫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



安可廢刑而況皇陶所掌虞典所載刑象較然  
安在其無刑者意者聖人欽恤之心德化之美  
而天下自以刑措故耳後有作者法舜之心之  
刑足矣而毋徒徇畫衣之說為也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  
謀從容德

楊培

同考試官學正耿

批

發明不替發字處甚明矣

考試官教諭廖

批

文有根據

考試官學正毛

批

典雅

聖君所以篤前列者亦惟圖任舊人而已蓋前  
王之烈成於得人者也聖君不改父之臣焉夫  
固以不改父之政而益篤之耳昔周公敘知恤  
以勉成王至此以為帝王之治莫善於嗣德而  
繼功莫急於簡賢而求舊是固知恤之道也若  
武王者夫豈昧於是道而無所恤已乎昔者文  
王常用義德之臣以有此武功矣姪而武王繼  
之以九伐平邦國于以率其攸同之功以九法



正諸侯于以刑其日靖之典德威廣而四方以  
寧也武功成而王靈丕振也若此者是豈新進  
之士之所堪邪夫惟義德也者文王之所已試  
而武王之所克知者也以斯人而奔走禦侮焉  
蓋本之相孚旣得乎丈人之吉而俾之專斷又  
得乎師中之貞以定爾功以承先烈而非舊人  
莫與共事矣由是以鷹揚之勇而誕成乎永清  
之勲所謂一怒而安天下者其在武猶夫文也  
不然則前人之所以篤祐者自我而過佚矣而

何功之能率乎文王又嘗用容德之臣以矢其  
文德矣茲而武王繼之畫其經制之規干以嗣  
乎文明之治運其經綸之迹于以續夫不顯之  
謨許謀定而貴典用敷經緯成而鴻猷以振若  
此者是豈浮薄之士之所克邪夫惟容德也者  
文王之所圖成而武王之所灼見者也以斯人  
而疏附後先焉蓋悅愉之素信乎為權謀之賢  
而委任之專不復有讒間之患以斷大疑以定  
大業而非舊人莫敢任用矣由是以含弘之量



而肆建乎丕承之列所謂人文以化天下者在  
文猶夫武也不然則前之所以貽謀者自我  
而泯沒矣而何謀之能率乎是則自其有義德  
之臣也則勢一而外威嚴自其有容德之臣也  
則政脩而內順治茲固武王知恤之實而所以  
固國本於無窮者歟雖然周公之是訓也固所  
以述先德以勉後人也亦張皇六師之意也何  
者重熙之世文觀武匿謀臣宿將置之閒散多  
矣况當是時殷逋之反側未安淮東之陸梁方

熾其於救功所必率者故周公陳訓以容德義  
德並言而篇終復以詰戎兵為訓蓋示以文武  
並用以為長久之術也厥後踐奄之績武功則  
競焉謂非舊臣之力邪老臣謀國甚遠効也若  
是

詩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求言配命成王之孚

吳應隆

同考試官教諭張

批

不事雕飾而意態自足



考試官教諭譽

批

純正

考試官學士毛

批

可觀

詩人美聖君之繼緒必推其孝之足以信乎天下也夫孝者人心同然之理也聖君能繼先德而合乎天焉天下信之固其所矣此詩美武王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也若曰我周王業之成也惟三后克成厥始惟武王克成厥終自今觀之三后運其神而於昭于天武王繼其位而作對于京則紹先世之業而大一統之

治者其功也然豈惟世其業而不世其德哉蓋世德之所存卽先王之所存也武王則克爲前列而懋作求之志凡夫典則以貽來者皆遠宗之而不遺也世濟其美而宣重光之休凡夫啓佑以裕後者皆駿惠之而弗忘也是其威有乎一德而追配於前矣天命之所在卽世德之所在也武王則持執競之心而庸言允合乎天則其渾然者與心謀其穆然者與神謀也秉敬勝之念而庸行式符乎天載先天而天弗違後天



而奉天時也是其所由惟一理而合德於天矣  
武王之孝有如此其不足以取信於天下乎蓋  
三后之德建諸天地而不悖固天下之所素孚  
也而武王之德考諸三王而不謬亦天下之所  
必孚者也吾見仰君德之光前者莫不曰天下  
有哲后也蓋有未占有孚者矣豈待施信於民  
而後信之也哉觀聖人之復作者莫不曰皇王  
之維辟也蓋有不戒以孚者矣豈必彰信於民  
而後作孚也哉是則於其繼世德也見子道之

盡矣於其成王孚也見君道之盡矣此武王之  
所以繼三后而有天下也抑武王之孝所以上  
承列聖之統者此也所以下啓八百之傳者此  
也然文王之無憂以武王爲之子而武王之善  
後以文王作之先則武王之孝其亦有所本也  
是故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文王之孝也儀刑文  
王萬邦作孚武王之孝也周家世德之盛於此  
見矣記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  
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吾以是徵之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哀荆之旅  
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陳言

同考試官教諭張

批

會註成文而機軸則奇

考試官教諭譽

批

有思致

考試官學正毛

批

明整

詩人美賢王伐遠之功以見中興之所由起也  
蓋戡亂以武王者所尚也賢王功著於伐遠焉  
茲其戡亂以中興者歟此商人祀高宗之樂也

有敘其功以爲七世之廟可以觀德也我高宗  
之末享其祀者豈固極崇報之心而無取於流  
光之義邪吾嘗觀其武功矣彼閭閻之運困於  
式微而荆楚之亞堅於匪茹爲高宗者固不容  
已於一伐也以爲攘外所以安內而惟斷乃成  
武之善經也於是連其獨斷以興問罪之師致  
其果毅以振敵愾之旅于以奮伐荆楚而威之  
焉豈曰徐觀其釁而姑緩之也又以爲據勢所  
以制勝而不殺爲威師之善政也於是冒其陰



阻以畏彼之資奪其形勢以明我之勝于以哀  
荆之旌而屈之焉豈曰淫怒以逞而必劉之也  
夫如是則荆人服矣吾見威之所震而吾得以  
疆理之焉并牧如故截然皆王者之土矣復得  
而負固邪師之所指而吾得以肇域之焉幹止  
尚寧秩然皆土宇之舊矣復得而竊據邪夫荆  
楚以平奮伐之力也而所以尸其事者誰之功  
邪美湯孫武子也以神武之資張而爲廓清之  
績以撥亂之志發而爲震疊之威以增武廓則

我伐用張而一統之盛昭焉國之靈臺也以振先  
業則我武惟揚而光前之烈著焉君之力也使  
非湯孫則荆楚之不共者抵盪固耳安能以服  
之邪是知高宗之烈非止於武功而首頌之者  
自其盛者言之也高宗之武功非止於荆楚而  
特言之者自其著者言之也此固詩人之意而  
槩彼之所由作也歟嘗考先王之於夷狄耀德  
而已矣未聞其奮伐也薄伐之而已矣未聞其  
深入也而高宗乃冒爲之得無紀黷兵之戒邪



噫不然也制御之道因乎時綏討之略審夫勢  
 夫荆楚域中之夷也窺殷之弱敢於抗衡此其  
 不道甚矣非有以大懲之未見可以明大防而  
 尊王室者况其衰旅而不殺為仁截所而不貪  
 為義此又以王道行之者而何至於黷乎此荆  
 楚之役詩人所以有取也是亦春秋予伐楚之  
 義也

春秋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桓公十有七年

王夢說

考試官教諭譽

批

雅而甚文

考試官學正毛

批

謹嚴

貴戚甚處乎去就春秋特貴之也夫去就之際  
 甚處者難而有如蔡季可不以為貴乎且蔡季  
 者蔡之公子也其奔于陳而復歸也曷見其善  
 處而可貴也季之去也以道者也蔡之統以序  
 在季而封人夢鍾于獻舞則季疑矣疑而不遠  
 則嫌矣季以為吾過也其先事而遯也豈嘗榮



勢之有徇也而姑存退託哉超然早覽使已之  
讓泯於無形而竄上之恥甘蒙焉用豈少厚匪  
但輕千乘爲潔而已也是其去也智足與權而  
不亂遠而不攜者也非曰以道乎季之歸也以  
禮者也蔡之望以賢在季而封人命遺於獻舞  
則季釋矣釋而不還則對矣季以爲五罪也其  
應召而返也豈寧嘗幾會之有幸也而少萌窺伺  
哉怛然終事使已之情得以自致而衆心之屬  
弗與焉制行之貞匪但念宗國何適而已也是

其歸也力足得國而不居適而不迫者也非曰  
以禮乎夫去以道則異於有罪而避者衆歸以  
禮則異於有利而復者矣世之衰也人競其私  
而審於富貴篤於倫理以明於去就若季者蓋  
鮮與是故春秋之於季也不書名而書字字美  
稱也不言入而言歸歸順辭也所以取於季者  
深哉抑嘗因是而觀於荆敗蔡虜獻舞乃重爲  
蔡感也以季之賢使主社稷則必能以謂諡之  
心宜尊王之義而安內攘外策皆有餘寧荆屈



邪惜乎蔡侯有弟而不知蔡人有君而不遇獻  
舞徒以得位爲利而國破身俘竟求貴戚而不  
可得嗚呼於斯時也桓侯豈弗遺恨其誤蔡人  
豈弗共嘆其不古而獻舞豈弗自悔其初欲遜末  
由哉觀其事者可以感矣

城費襄公七年春叔弓帥師圍費昭公十  
有三年

陶淳

考試官教訓譽批 有斷制

考試官寧字正毛批 辭正義明

春秋始紀大夫弱公室之萌而示用人之道終  
紀陪臣弱大夫之實而示反己之道此季氏之  
城費待晝昌而南蒯之以費叛則但晝叔弓之圍  
者聖人所以爲有國家之訓至矣哉且費之在  
季氏吾聞爲其邑矣而曷爲城之邪季宿專魯  
昭伯素君之南遺附之遂妄勞民而有是城也甲  
兵藏於家百雉固於邑隱然若大都焉者何其  
越禮而非度乎吾見以身使臂之義於斯爲乖



而大夫之張公室之卑由茲肇矣然豈季氏之  
自致哉蓋自僖公以季友之功而俾嗣其卿歷  
世無改焉國命之在其手也久國民之聞其威  
也習其在今日固履霜堅冰之勢所必至也向  
使非賢弗授非能弗使則朝不道者多可以斥  
而植根之不深用物之不弘豈至是歟春秋特  
書城費而文無異詞所以著私家強公室弱之  
萌而見魯君之失於用人自貽感爾夫費之在  
季氏既嘗爲所城矣而又曷圍之邪南蒯怨季

子勲利之仲小謀之遂據以叛而有是圍也正  
卿爲之將大衆從之行凜然若敵國焉者何其  
強梗而弗順乎吾見葉大披枝之言於斯爲驗  
而陪臣之盛大夫之微至此極矣然豈南蒯之  
驟成哉蓋自季宿改行父之行而欲肆其志意  
如益甚焉所惡於下者以事其所惡於上者  
以使其下其在今日固出爾反爾之勢所必至  
也向使事君以忠使臣以禮則上有好者下必  
甚焉而六尺之可託百里之可寄豈至是歟春



秋持書叔弓帥師圍費而不言其叛所以志家  
臣强大夫弱之實而欲季氏之反求諸己尚誰  
對哉由是觀之弱魯者非季氏曾自弱之也弱  
季氏者非南蒯季氏自弱之也君子之教在端  
本信夫雖然費之城昭伯爲之也天下之事不  
有小人交構於其間以求媚則其壞也不遠是  
故三軍之作中軍之舍所以迭見於費之既城  
費之圍公室可張之幾也天下之事不有小人  
自作孽於其間則君子亦何由而成反正之功

是故費之墮所以能行於其既叛獨惜夫小人  
之勢終成而聖人之化僅小試嗚呼天平

禮記

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

莞簟之安而橐鞬之設

孫應鰲

同考試官教諭梁

批

錦敘春容且得經旨

考試官教諭譽

批

冲淡有味

考試官學正毛

批

質而豐



記者以誦君子脩古之事惟質之爲貴焉其矣自  
然之質之近乎古也觀其所尚而君子脩古之  
事可徵矣記禮器者謂夫君子之于禮也以敦  
質者尚其本以脩古者尚其朴吾於祭祀焉徵  
之矣彼酒之爲用所以達芬芳之德而交於鬼  
神者也自夫人而言之醴酒惟旨斯可尚矣而  
乃玄酒之尚何哉蓋醴酒者成於人者也玄酒  
者原於天者也成於人者雖可以致味而適足  
以亂其真原於天者雖非以悅口而實足以敦

其素是故玄酒之尚者取其味之近乎古也不  
然則天下莫不用者醴酒也何舍之而不尚哉  
刀之爲用割犧牲之牲而薦之神明者也自夫  
人而言之割刀爲鉅斯可貴矣而乃繼刀之貴  
何哉蓋割刀者製之趨時者也繼刀者割之存  
故者也趨乎時者雖足以利用而本然之真以  
濟存乎故者則足以和聲而物用之體不失是  
故繼刀之貴者取其制器之近乎古也不然則  
天下莫不用者割刀也何舍之而弗貴哉至若



凡筵之設所以爲依神之具者言有席也自後  
世而觀之上至下簞莫此爲安矣而乃橐鞬之  
設何也蓋筵簞之精巧偽之日茲也橐鞬之粗  
本始之攸寓也精雖足以通天下之變而渾朴  
之體已蕩然而無遺粗則足以存天下之實而  
物則之原尚居然其可考是故橐鞬之設取其  
席之近乎古而質之爲可尚也否則筵簞之用  
天下皆是也顧可舍之而弗尚邪由是觀之本  
質之足尚而古道不可不脩也如此然則典祀

者無亦敬信誠懇之盡以求神明之享而已乎  
雖然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所以謹節文也何  
玄酒纔刀橐鞬之用乃惟本質之尚邪蓋禮有  
本有文均之不可偏廢而周末文勝則無本不  
立之患尤記者之所深憂也是故及本脩古之  
論其殆甚不得已之意與否則禮貴得中夫子  
亦旣知之矣何以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  
其易也寧戚斯言也亦記禮者之意也

實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矣而靜疏達



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  
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  
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  
齊

趙字

同考試官教諭梁

批

謝其歌處辨折曲管

考試官教諭譽

批

不苟作

考試官學正毛

批

知樂之士

樂工述聲歌之所宜各當其德而已矣夫德者

聲歌之所由起者也有是德而比是歌也顧不  
宜哉宜師乙述之以為子貢生也今夫歌也者  
本之德而形之言者也非歌無以表德非德無  
以稱歌也何也彼美盛德之形容者之謂頌夫  
人之寬裕而靜柔順而正者則盛德之至者也  
以是人而歌是頌則直而不倨曲而不屈有以  
協其優柔平中之懿矣不亦宜乎陳政治之得  
失者之謂大雅夫人之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  
是樂善不倦者也以是人而歌是雅則廣宏容



奸通不失正而有以比其易直于諒之素矣不  
亦宜乎小雅者宴享之詩彼恭儉而好禮者奚  
取焉蓋其逮下之文不越乎大中之矩所謂比  
類以成德者也是小雅者非所宜歌者邪風也  
者列國之詩彼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奚取焉蓋  
其美刺之義益奮乎至德之光所謂陳詩以考  
德者也是風也者非所宜歌者邪乃若肆直而  
慈愛者具柔德之望順者也則宜何歌乎曰商  
而已矣蓋其剛決之音足以興起其沉潛剛克

之志一唱而三嘆有自至其中之妙矣其歌商  
也固宜溫良而能斷者具剛德之明決者也則  
宜何歌乎曰齊而已矣蓋其柔緩之音足以感  
發其高明柔克之心審音以知樂無不協於極  
之虛矣其歌齊也固宜是則頌也大小雅也風  
也歌之以養其德者也商也齊也歌之以濟其  
偏者也德得其養則久偏得其濟則中歌之時  
義大矣哉抑斯言也其得之孔子及魯正樂之  
後乎其徵諸雅頌得所之義乎不然何其直己



而陳德不謬於聖人之旨動已而感應有得於  
中庸之教乎是知師乙者其諸師摯之流其誦  
所聞也聖人俄頃之化也不亦深哉秦之何女  
樂用而正樂廢孔子行而師摯亡拾遺音於散  
亂之餘獨幸有子真之問師乙之述在也惜哉

第貳場

論

君子貞而不諱

孫繼武



3

V  
B964.17  
R95  
1546



考試官教諭譽批

詞古而理足三讀之有餘

味可於式矣

考試官學正毛批

筆力不羣

天下以動貞夫一者也不貞夫一則其動也害  
矣害乎動者害乎一也何也理本一也而非膠  
於一之謂也天下以動無常形而理之所在有  
定是是無二也是爲正非是則非正矣出乎是  
則入乎非弗容間矣於其正是而固執之此之  
謂貞也若膠於一則有已矣有已則惟己之見



必信而理之是弗究乃所以爲諒也而與貞夫  
一者異矣夫使天下之動惟己見之必信而理  
是弗究斯其害也可勝言哉孔子曰君子貞而  
不諒蓋以辨也夫人之所以爲靈者非心乎夫  
心之所以爲靈者非理乎是理也本寂然神矣  
弗可以思爲得也易曰無思無爲寂然感通是  
也本森然湛矣弗可以聞見求也詩曰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是也是故天下之故雖紛紜交錯  
萬有不齊而人心本然自有之靈曰如此爲理

之正而是如此爲理之不正而非弗可或爽也  
夫理之正而是也雖天地鬼神不能違之以爲  
非也而况人乎理之不正而非也雖天地鬼神  
不能違之以爲是也而况人乎是故心無二是  
理無二是天下之動無二是也古之君子於天  
下之事也惟其正而固者由此爾是故理以辭  
爲正而是也則一芥不爲輕及以受爲正而是  
也則授之四海不爲泰矣理以仕爲正而是也  
則三過不爲徇及以隱爲正而是也則老之釣



濱不爲嘆矣理以生爲正而是也則去之不爲  
偷及以死爲正而是也則蹈之白刃不爲悔矣  
理以難爲正而是也則蒙之不爲辱及以避爲  
正而是也則過之微服不爲羞矣是故古之君  
子之正固也有天下宗之而一人恥之不爲移  
者矣有通國賤之而一人禮之不爲沮者矣亦  
有再聘覺賢曰何以爲也而至於三則幡然改  
不必其前之踐者矣亦有三宿濡滯曰庶反予  
也而他日養以萬鍾則弗屑就遂異其前之望

者矣夫君子之於天下也惟信乎理而不信乎  
己是故其日用之間變化云爲由身以達之家  
國天下者無往而不得其正矣此所以爲聖賢  
之德大公之道也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彼諒而不知貞夫一者豈不亦有所固哉而可  
否取必於意見之偏是故其所執而是者乃一  
己之私是而非理之公是矣其所執而非者乃  
一己之私非而非理之公非矣是故廉或爲仲  
子矣讓或爲季札矣共或爲申生矣是故亦有



理之所是以爲正也而意見之蔽必於自信反以爲非如丈人之於子路者矣亦有理之所非以爲不正也而意見之蔽必於自信反以爲是如陳相之於許行者矣是故其意見之偏必於自信也亦有欲以其一人之偏是而易天下之公非如夷子之徒者矣亦有欲以其一人之偏非而易天下之公是如莊氏之徒者矣嗚呼豈不害哉吾者子貢問士孔子歷數其次而後及於言必信行必果者然必從而鄙之曰硜硜然

小人哉夫必信必果豈肯自待以爲小人而孔子諱之不貸惡其害也而况必信必果之甚者乎蓋嘗觀於孔子之謂顏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而顏子之從孔子以畏於匡也曰子在回何敢死則於用舍生死之大已沛然正固矣嗚呼天下之動貞夫一也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表

擬



賜

文華堂肄業編修張唯等白金弓矢鞍馬謝

表洪武六年

孫應鰲

同考試官教諭梁

批

措詞典而雅用事精而確

雖主金不能易字也

考試官教諭詹

批

觀此表知羣無留良矣

考試官學正毛

批

字揚之才

洪武六年某月某日臣唯等伏蒙

聖恩賜以白金弓矢鞍馬者

魚服蜃珧介以六廐之上駟

朱提寶鋌居然九牧之奇珍方叨

鼓鑄之恩遽沐

便蕃之寵

中心所貺同黨咸休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

首竊以唐宗物色英賢以弘文而萃士宋

室陶鎔雋乂作三館以儲材時稱入彀之

榮史紀登瀛之盛懿茲



烈后式廣

微猷當歸馬華山之初用養士璇堂之制

意殷求駿曾何愛於千金

鑒極披沙竟誤回於一顧借

恩輝於驟進揚側陋以彙征蓋亦察其桑弧

逢矢之心是以忘夫牝牡驪黃之質故令

駑蹇亦與班賁始中選於澤宮俄崇登平

金馬置之

禁苑聯以師儒俾悉發蘭室之儲獲參觀石

渠之秘承明止

蹕凡文章詞賦之咸見品題

尚食傳餐至

儲貳

藩封之迭陪燕飲既惠徼於

殊遇復

貺予以多儀錦障騰空忽訝龍鬚之瑞珎光

耀日競誇麟趾之精彤弓巧貫於夜號紫

幹神輪於海若一時大賚衆美同歸望荷



止於識途義爰資其作礪教之臣鵠觀爾

德容昔文侯之四馬六方以成顯德而魏

徵之黃金廐馬爰勸殊忠詎期疏遠之微

踪兼得古今之異數茲惟昭曠寔佩

寵靈循跡奚堪反身知愧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欽明啓運

文武成功

一馳而殲羣兇

再發而清四海

德法爲銜勒控馭羣方

仁育若鑪錘範圍萬物

王道並精金之粹

睿圖厲朽索之勤方

肇造乎寰區爰式致乎多士收之型冶以備

驅馳假

晉接之華爲從臣之勝事優

匪頒之逮起詞苑之大觀臣等有事四方無



稱千里踵陳繹之步驟執紼謝於行空竊  
 孫綽之鏗鏘聲卒輟於擲地遭逢既溢其  
 素望經筵豈敢負其初心願言鞭策之私式  
 矢錙銖之報念干旄之六馬何以昇之誦  
 采繁之五章樂不失也臣等敢不守奔蹏  
 之累以自致於功名效百鍊之精用宏資  
 其學問射策占鰲何之技聘辭追班馬之  
 風絕塵而奔奮圖騰驥正已後發冀免失  
 鳴伏願

銀甕徵祥

朱髦協瑞

和弓垂矢永珍匱府之藏

宛馬荆金世守職方之貢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主欣躍感戴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第貳場

策

第一問

陳言

同考試官教諭張

批

頌而有體述而不諛悖而

核華而則至其表揚

德音先有明徵著作之才忠誠之惻具見之矣

考試官教諭饒

批

得詩人忠愛之體

考試官學正毛

批

養頌華粹

表忠愛祈求命人臣之心也則必有禮焉

以廣之章物采昭大觀

國家之制也則必有儀焉以文之夫禮之起

於下也凡以攄一日之誠也故隆焉而不

以為繁儀之定於上也凡以垂百世之度

也故詳焉而不以為泰是故頌禱之殷情

可稽矣制作之密義可測矣沿革之章故

可考矣度數之辨文可究矣此

萬壽聖節之禮之所以為大而非草茅之士所



能多聞而述之也執事策諸生而以揚休  
述制見命夫美之形容以示觀也著之紀  
述以示傳也茲亦文士之所希也而愚非  
其人也雖然嘗聞之詩矣天保既醉諸詩  
以祝君而作也闕宮泮水諸詩以紀盛而  
作也皆所以修一時之盛事也況於

聖節之盛不但如闕宮泮水而頌祝為天下同  
情又不但天保既醉已也烏可無所贊述  
使

一代之盛闕泮而不宣哉請因明問而卒條  
述之問曰

誕節之名何所昉夫

萬壽之名以義起也無所述者也求其似也則  
昉之詩者也何以言之玄鳥之詩曰天命  
玄鳥降而生商生民之詩曰履帝武敏歆  
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此詩人之  
重始生也則

誕節之所以始也故曰昉於詩也世之說者



類曰自唐玄宗之

千秋節始夫以詩觀之則先王之世未必無其制而玄宗者特史傳所見而長春乾明之所襲者也豈其造始乎哉問曰慶

賀之禮何所因夫

萬壽之禮以情制也無所因者也求其似也則因之詩者也何以言之大雅朝會之樂也既醉之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假樂之詩曰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此詩人之先頌

祝也則慶

賀之所由制也故曰因於詩也世之說者又曰自唐玄宗之開元禮始夫以詩觀之則先王未必無其儀而開元禮者特飾其度數而開寶建炎之所沿者也豈其有制乎

哉問曰

輿輅旂常之飾何所裁愚聞以縮取備物以鎮撫夫民者所以明尊也必於朝賀陳之以昭王度者所以明盛也是故



車輅步輦之立陳慎儀也

龍旂雉扇之錯列隆制也推而廣之則甲士  
在

墀武士在戶非所謂執戈與斧爲王前驅者  
乎韶樂在堂大樂在庭非所謂既備乃奏  
管簫具舉者乎

仗馬列於祀非所謂我馬既同者乎火炬列  
於階非所謂庭燎之光者乎凡此者以辨  
等威以章儀衛而其制蔑不備矣豈特

豐輅旂常已邪問又曰

表獻璫簪之儀何所取愚聞之美之頌壽者  
所以示下之願忠於

上也厚之簪予者所以明

上之數惠於下也是故

表文之陳良馬之獻矢下忠也

錫之壽燕分之節鈔昭

上惠也推而廣之則九夷八蠻之長共其方物

非取之莫不率從莫敢不諾者乎四方藩



屏之臣咸來在廷非取之受大球小球為  
下國綴旒者乎郡縣衛所各卽其土為慶  
非取之四方倏同者乎未事而豫習於他  
所非取之攝以威儀者乎凡此者以彰  
盛典以成繹制而其文為大備矣豈特

表獻燕饗已邪夫達於名之所昉晰於禮之  
所因明於飾之所裁稽於儀之所取茲其  
於禮也亦得其大較矣而執事者復訪以  
壽徵之說愚也何足以知之然嘗學於詩

而得貞勝之理矣彖象蕭之詩曰其德不爽  
壽考不忘言有德者必有其福也鵲翁之  
詩曰君子萬年宜其遐福言有其壽者必  
本之德也所謂壽徵者也

皇上其德不器其福無方固不可以蠡測矣然  
自事功之炳於外著而聞見之出於衆觀  
者度之則愚尚不能無說焉愚請以詩明  
之夫南山有臺壽矣而曰德音下武壽矣  
而曰嗣服臯鼐壽矣而曰作人卷阿壽矣



而曰爲則夫德音以立本也嗣服以達孝  
也作人以廣化也爲則以敦教也此執事  
之所謂壽徵而愚之所謂貞勝之理者也  
皇上敬一之德至精至純有基命宥密之功焉  
卽所謂德音是茂而可以爲遐不眉壽之  
徵矣

祖德之休是述是訓有繩其祖武之烈焉卽所  
謂昭哉嗣服而可以爲於萬斯年之徵矣  
加意庠序重文教而風之有菁莪之休焉卽

所謂遐不作人而可以爲福祿攸降之徵  
矣

孝友之德光于上下有南陔之盛焉卽所謂  
四方爲則而可以爲純嘏爾常之徵矣夫  
是四者得其一焉詩人尚詠之以徵其壽  
况於采芣有衆善萃之于一身則其遐  
萬壽之福而受永命之祥也夫豈待耆耄而後  
喻哉壽徵之說誠無易於此矣雖然未也  
夫德厚者其祐隆是故有申錫之祥焉慶



萬者其澤廣矣故有戲穀之盛焉蓋不易  
之理也昔者周王壽考矣然匪徒集于其  
躬已也觀之詩則曰本支百世焉曰無思  
不服焉蓋聖人之所以昌後而宜民者莫  
不於壽考焉以觀厥成也此五福先之以  
壽之說也我

皇上萬壽無疆庶祥荐至天不愛道地不愛寶  
觀於天心而申錫之祥戲穀之盛從可知  
矣則其所以敷錫于庶民施祉于後代者

不可以豫知邪謹按詩人以昭明有融頌  
其君矣而繼之曰永錫祚胤景命有僕言  
慶澤之遠由壽以徵之也以如岡如陵頌  
其君矣而終之曰羣黎百姓徧為爾德言  
治化之隆由壽以基之也此固區區頌祝  
無已之意也若夫稽金鑑之義以矢忠愛  
之誠則愚非九齡之才也又安能以續之

## 第二問

孫應鰲



同考試官教諭梁

批

議論甚精援引甚當

考試官教諭譽

批

能爲專門之學者

考試官學士止毛

批

知體

君子之言禮也協諸義而已矣夫事異於  
古今制睽於文質此則義所當循而執古  
以強世者謂之泥度以久而弛儀以沿而  
缺此則義所當益而因陋以就簡者謂之  
隨二者皆不協於義之過也記曰禮從宜  
言當循也又曰禮者體也體不備君子謂

之不成入言當益也二者義之端也是故  
君子之議禮也苟可以從宜則不必於過  
作以自取紛更之名苟可以備體則不嫌  
於易制以坐觀闕略之敝以此議禮而又  
安有泥與隨之失也哉故曰君子之言禮  
也協諸義而已矣夫褒祀

先師蓋周官祭於鬯宗之遺也其祀夫子則  
自漢安帝始也歷代相承莫之敢替教有  
司行薦享者魏文成也上丁釋奠者隋高



帝也舞六佾設軒懸之樂者宋文帝也追  
王而諡之者唐玄宗也雖褒崇之意至而  
雅俗之道殊有識之士不能無議焉我  
皇上作始酌古禮而釐正之此其獨斷之明也  
制作之密也反古之道也垂憲之仁也真  
足以當作者之聖而有以默契夫子之心  
矣愚也其豈能揚厲而執事復以宋濂之  
四議俾斟酌損益之愚也未聞性與天道  
安敢與於議禮邪嘗聞濂之說矣夫濂之

說非止四議也其取美者則正名號毀像  
設祠啓聖此三者

皇上既行之矣而其四議者愚固未敢以爲必  
可也而其議之所未及者愚亦未敢以爲  
必無可者也愚謹陳其本末而縷疏之且  
折以禮經焉執事幸垂聽之夫釋奠之禮  
愚以爲不容議者三不必議者四不得不  
議者一夫名義正矣規畫畢矣循而行之  
萬世不易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若



皇上所釐之三事是也儀則纖曲制或趨時輕  
議則擾成易置直則駭衆所謂有其廢之莫  
敢舉也若濂之四議是也若夫講書有所  
未精因襲有所未替士心未厭物采未章  
所謂協諸義而協可以義起者也則愚竊  
謂樂舞之制未達於天下者是也何以言  
之謹按記曰名者人治之大也又曰諡以  
尊名節以壹惠夫褒之王爵非所以正名  
也加之大成文宣之號非所以壹惠也此

開元咸平之失而後世莫或改之者也我  
皇上始釐重正之去前代之封諡惟稱曰先師而  
後夫子之名號始正此其不容議者一也  
記曰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古者學官釋奠  
有樂而無尸况像設乎用夷教而擯之非  
所以崇正也廢木主棲神之制非所以尚  
古也此開元之失而後世莫或改之者也

我

皇上始釐重正之今天下屏像置主而抑邪崇正



之義備此其不容議者二也記曰夫祭見  
父子之倫焉今也躋顏回曾參孔伋之祀  
非所謂不先父食之道也廢鄒大夫之血  
食非所謂及其所自始之義也此前代之  
所未及而莫或舉之者也我

皇上始釐正之祀叔梁于別室而以顏無繇諸  
賢配之而后尊尊親親之義明此其不容  
議者三也按古者春釋奠于其先師秋冬  
亦如之言四時之有祭也今以春秋釋奠

疑若未足以極褒崇之意者然觀之記曰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夫藉天下之  
郡邑而祀之以春秋亦既足以報本反始  
矣安在其必備哉此其不必議者一也古  
者宮室闢戶於東南而西南謂之奧故祀  
神以西爲上者取諸幽之義也今廟戶已  
南闢矣以爲因今之制而遷神與則失其  
所以爲尊以爲復古之制而立廟與則必  
盡天下之有神而改置之也記曰三王殊



世不相沿禮夫周之尚西亦猶今之尚北  
也安在其必復哉此其不必議者二也古  
者既奠燔蕭合羶鄉以求神也今易之  
以熏蒸鄉矣夫熏蒸鄉雖非古制然尚其義  
則均未有不<sub>レ</sub>可以致敬於鬼神也記曰虞  
人尚氣殷人尚聲夫周之不因夫殷亦猶  
今之不因夫周也安在其必同哉此其不  
必議者三也古者司烜其庭燎以共祭享  
之事所以備物也今則以秉炬矣夫炬雖

近於陋也而其所由來者舊矣記曰君子  
行禮不求變俗苟有誠懇之心則燎可也  
炬可也安在其必變哉此其不必議者四  
也至於愚所謂不得不議者則又有說焉  
謹按記曰仲春之月命樂正習舞釋菜仲  
丁又命樂正入學習舞又曰凡釋奠者必  
有合也今天下郡學則有樂矣而州縣則  
闕焉蓋沿之也夫

國初頒樂於府曰以爲度也曰爲度則凡有



禮記集說卷之五  
禮記集說卷之五  
祀必有樂者可知也然而未有舉之者豈  
非曩陋循簡之過乎釋奠歲舉則代之以  
俗樂矣飾之以武樂矣遂使庠序之士老  
死不聞韶簫之音是其蔽也非特習舞合  
樂之義有所未明而於化士教和之道亦  
所未備此愚所以敢於議樂也然吾所以  
議者非欲以六佾施之通祀也要在降殺  
有等而已夫

國朝之祀夫子也嘗以八佾矣其後殺而六

佾所以別

郊廟也儼微明嫌之義也然而天下之同以六  
佾也愚則猶以爲非也何者古者樂佾之  
數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其等爲甚明也祭  
用生者之爵其義爲甚辨也此則所謂儼  
微明嫌之義也今州縣之祀旣以樂舞之  
不具爲嫌而郡國之微者又以器幣之不  
共是患二者胥失其可無議乎故愚以謂  
宜倣儼微明嫌之意今天下釋奠樂舞各



以其主祭者之爵爲差降殺以兩而州縣  
之祀亦設樂置器列之學官則庶乎禮樂  
明備而天地官矣此則愚所謂可以義起  
而不得不議者也謹按周禮大司徒以六  
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今

天子建中和之極制禮作樂天地昭矣而樂舞  
之制未達之天下其於移風易俗之道闕  
而未章甚非所以明教化之意也此愚之  
所以倦倦於議也執事者儻轉聞以行焉

則移風易俗而舉

明主於三代之隆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

第三問

楊培

同考試官學正耿

批

言時事而不深於書記者

考試官教諭譽

批

所論最合時宜

考試官學正毛

批

能道政事

聖人之治天下其始也正之疆理以定其  
勢其次也立之規制以維其勢其終也一



之統紀以聯其勢夫辨分域增式廓所以  
正疆理也置牧長樹官秩所以立規制也  
建連率重事柄所以一統紀也夫王者之  
肇造也以斥地爲功故首之以正疆理疆  
理正矣非文武錯置以蔽之牧長屹立以  
鎮之則無以弼成王制故次之以立規制  
規制立矣而岳牧連率之不立則勢分於  
衆建機眩於輿戶其何以卒功故以一統  
紀終焉斯固先王不易之定制也夫



4  
V  
B969.17  
K95  
1546



國家之撫有貴州其所以疆理之者亦既久而  
而規制亦既密矣然卒未迄于小康者此  
其故可知矣非法之不足以定而機之不  
足以維也患在統紀之未一而已何以言  
之夫貴州古鬼方之域也自

國初經理西南卽入疆宇然其始也猶以要  
荒治之樹其酋長使自鎮撫略其文法以  
示羈縻蓋卽禹貢五百里要服而益稷所  
稱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之義也其詳內略



外之勢不得不然者也及其既也聲教訖矣王業固矣三苗既不敘矣乃置吏建藩使並之十二省之列蓋卽虞典所謂肇十有二州而以冀州分幽并營之義也因時制治之道不得不然者也夫古也弱成五服至于五千耳而今也環輿甸之域而版章之其勢可謂定矣而况方圖之內規畫明備有藩臬以撫率之有郡縣以綏柔之有學校以教導之其所以揆文教者猶夫

制也有都司以控馭之有衛所以參制之有堡戍以列守之其所以奮武衛者猶夫制也則所以維之者可謂固矣夫勢定矣規制固矣然而未至于卒定者此則愚所謂勢分於衆建機眩於輿尸之故也愚請得而備言之夫貫之未列爲藩也則三省之裔壤也其後割而置藩矣然猶慮其卒無以馭之也故貫州之壤土大率與三省之地相錯揉自今言之西則四川烏蒙芒



部諸郡南則廣之泗城雲之曲靖東則湖  
廣辰沅鎮寧等處北則播州巴茶諸酋其  
土田則錯畎也其部落則錯置也其夷民  
則錯處也所謂犬牙相制之國也迺今則  
有可議者矣僭事者指此以避辜懷姦者  
藉此以匿黨竄成者假此以瀆辭逋亡者  
幸此以罷追下督責之令則以鄰爲解而  
寇無窮爾威重征斂之常則以勢自分  
而賦鮮上供之實是豈之所以犬牙相制

者適足爲姦人私便之資也又况持論者  
懷異同之心當事者競利害之便機以牽  
制而搖筆以紛紜而失此一方膏肓之疾  
有識之士所以扼腕而私爲之計者也愚  
故曰患在統紀之未一而已夫今之爲貴  
州計者大率有四曰擇牧長申威法飭武  
備廣招集四者而已其曰慎牧長者蓋以  
吏必遷謫而後除資必下品而後授予之  
太輕待之太薄厭其地者無固心限於格



者無銳志故必易法而後可此卽所謂任  
官惟賢才而立政夷微盧永三亮阮尹庶  
常吉士之意也亦一良策也其曰由威法  
者蓋以士商之積驕乃豐養寇欺公用之  
則懷貳志治之則法輕而無所懲故必絕  
之以重法此卽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而牧  
拉及庸蜀羗髦微盧彭濮人子其誓之意  
也亦一良策也其曰飭武備者蓋以銅平  
諸隘戍兵單弱宜及未刑增堡置衛此卽

費瑄時乃楨幹之意也亦一良策也其曰  
廣招集者蓋欲招失業之民墾之不耕之  
地非特藉以蕃庶亦可因之捍蔽此卽多  
士尚寧幹止之意也亦一良策也四者之  
策施之今日固足以安民而定壤矣然以  
貴州大勢觀之則所謂救時補敝之方非  
經遠握要之略也所謂經遠握要之略柰  
何曰建重臣以一其統紀而已夫貴州非  
無重臣也責任未專事柄未一雖有治軍



之命而無專制之權雖有兼屬之文而無  
受約之實此其統紀未一豈能成功於萬  
里之外哉謹按有虞之世有岳牧以承遠  
其職為最重重權為最一故能蠻夷率服  
則以統紀一之故也竊以謂今之計莫若  
倣兩廣五嶺之制特建重臣專制其事而  
凡川湖雲廣之裔地皆得以役使之而又  
開府上流扼其要塞則所謂經遠握要之  
略無易於此矣此非愚之好為紛更也顧

以為今日之疆理定矣規制備矣所以議  
論多而成功少者則以眾建潰成輿戶敗  
筭故也又况官不改制籍不更圖既無變  
法亦無耗財不過稍稍申飭以通其變焉  
耳此固所謂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之意而  
非紛更之謂也則何必泥於舊章而安於  
不變為哉今之議者類曰要荒之地先王  
以不治治之而已嗚呼此殆非達變之論  
也書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言達變之謂



也夫所謂不治者禮讓不加正朔不及之  
 國也今貴州置吏建藩無異中州之制柰  
 何復以是為解乎此愚一統紀之說固所  
 謂俗革之政而勢不得不然者也况先王  
 之盛者莫如舜舜之治有苗也至以重臣  
 如禹益者蒞之一乃心力以治戎事三旬  
 而後班師乃誕敷文德焉是故因威以樹  
 恩則恩始固以文而飭武則武益章此有  
 虞經略西南之遺迹也未嘗以不治治之

也故愚以謂建重臣之說雖聖人復起不  
 能易矣

第四問

陶淳

考試官教諭譽

批

是非不謬識見不著不謂

裏面有此佳士

考試官學正毛

批

以春秋斷事最真

天下之是非定于聖人而聖人是非之權  
 見于春秋明於春秋之義者始可與論天



下之事矣夫春秋之書聖人非特以是非  
當時也亦所以立萬世是非之權衡也其  
所是者萬世之公是也其所非者萬世之  
公非也是故觀其所是以定後世之是則  
其所是也莫得而非之矣觀其所非以定  
後世之非則其所非者莫得而是之矣故  
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執事策諸生以  
千載不決之疑愚則曰決諸春秋而已矣  
夫春秋之體公而嚴者也唯其嚴也則有

世之所是而聖人以爲非世之所非而聖  
人以爲是者矣若荀息抑宋襄之類是  
也唯其公也則有百是一非而不以貸百  
非一是而不以蔽者矣若怨荆楚責季友  
之類是也所謂春秋禮義之大宗也明於  
是義而後是非之極定愚故曰決諸春秋  
而已矣夫洛陽城建之議范仲淹則讀城  
之呂夷簡則曰不可夫仲淹之謂城者非  
取於守國之義也以爲汴之不足以都也



城之者遷都之漸也而夷簡諸臣皆以爲  
失體不達淹之志矣使淹之議而止於修  
城也則失乎春秋城中城之旨矣而淹慮  
後之遠也謀國之臧也匪夷所思者也夫  
豈用囊丸之計邪謹按春秋之書虢宰下  
陽譏失險也則城之之議長矣陝西攻守  
之宜韓琦則主戰范仲淹則主守夫琦之  
主戰者非邀功於外夷也憤宋之不能振  
也伐之者伸吾之威也而仲淹諸臣咸以

爲非宜不達琦之志矣夫琦之敗於好水  
川也固犯乎春秋戰邲而罪林父之旨矣  
而琦志之烈也辭之壯也所不可沒也夫  
豈蹈得臣之轍邪謹按春秋之紀召陵城  
濮美樓夷也則戰之策當矣劉備之取益  
州也或以爲得攻弱兼昧之道矣然瓊漢  
裔也雖竊據王土猶有非劉不王之遺也  
而備取之夫棄人之弱不仁也因人之信  
而襲之不義也滅同姓無禮也此所以有



辭於天下也謹按春秋衛侯滅邾而書名  
惡蔑恩也以此觀之則蘇軾之說是矣彼  
以備為義者非為賢者諱邪甘陳之破康  
居也或以為有折首獲醜之功矣然邾支  
黠虜也雖抗衡中國漢固未嘗有問罪之  
詔也而湯延壽矯制斬之夫不請上命悖  
道也生事於蠻夷黷道也發城郭兵而深  
入危道也此其漸不可長者也謹按春秋  
於齊告戎捷而書曰獻抑貪功也以此觀

之則匡衡之議得矣彼以為當封者豈所  
謂不計其功者邪岳飛之北伐也秦檜沮  
之是以班師焉而蔡清謂其未知權夫權  
之云者君子惜飛之心也飛之時則不然  
也夫飛之於士卒非有拊循之素也其所  
以奔走之者徒以忠義之心故也使飛而  
以權行之將士其能不貳乎君相其能不  
討乎其惡濟也必矣就使幸以成功其跡  
與入晉陽以叛者何以異也能免於春秋



之責乎苟或之在漢也曹操之篡是以飲  
藥焉楊時謂其由前則不知夫知之云者  
春秋責備賢者之義也或之心則可哀也  
夫或之於漢非無依戀之心也其所以蹈  
難者則以見幾不早故也使或而以知決  
之先去而事備可也逃而不仕可也何必  
死於無名哉就使卒無成功而吾之心與  
子哀來奔者無以異矣豈不爲春秋所貴  
乎雖然大居正者固春秋之自義而本忠

恕者權制亦春秋之所尚焉夫夷簡之說  
用之多難固非矣然求之桀郤浚沫之義  
則亦治世之良規也仲淹之說施之孔棘  
則悖矣然求之會于蕭留之義則亦用兵  
之常道也備之取蜀固不可矣使請命而  
行之則亦齊桓晉文之師也湯延壽之矯  
制信有罪矣使抑其賞而錄其才是亦不  
沒人善之意也用權之說在飛不能矣然  
其所謂權者則亦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



也之義也失身之知或固失之矣缺其甘  
於一死則亦仇牧不畏彊禦之流也是又  
本忠恕著權制之說也夫各有攸當也不  
然執一方之策以應機守一成之說以議  
古則董仲舒所謂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  
變事而不知其權其去春秋之義遠矣

第五問

姚世熙

考試官教訓譽

批

以易傳時務其言曲而中

矣

考試官學正毛

批

察於民之故者

皇民之道二曰導之以利以厚其生也式  
之以度以寬其力也治民之道二曰申之  
以令以一其趨也厲之以法以防其流也  
四者行而政無餘術矣夫導利非施惠之  
謂也示民之宜因地之利如易所謂美利  
以利天下是也式度非弛征之謂也予之  
中制立之常典如易所謂中正以通是也



申今非多制之謂也節舊之文明今之法  
如易所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是也厲法  
非示威之謂也懲彼之奸安我之善如易  
所謂甚眾民爲非曰義是也是故利導而民  
不困矣度式而民不傷矣今申而民不惑  
矣法厲而民不越矣有是四者而又出之  
以漸行之以漸守之以悠久雖濟之泰和  
之盛可也而又何荒瘠之慮奸慝之虞也  
哉愚聞以師矣以爲治在察俗政貴因時

修其政而不附其俗則敗易其法而不權  
其敝則乖此救敝之宜因俗之政誠不可  
不講也自所察於貴州言之則執事所謂  
荒瘠仍昔奸慝寔繁者固已熟察其敝矣  
而又求所以爲之謀者則愚也沉于大道  
也闇于世故也何足以知之然嘗聞之易  
矣繫之下傳曰何以聚人曰財夫聚人而  
必以財者生聚阜畜非財不共也節之象  
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夫不傷不害



而系之制度者杜終節縮非法不備也巽  
之象曰君子以申命行事夫行事而系之  
申命者鼓民志勅廢典莫重於令也噬嗑  
之象曰君子以明罰勅法夫勅法而必以  
明罰者申事守飭上下莫嚴於罰也是故  
觀於繫之義則知導利之不可已矣觀於  
節之義則知式度之不可已矣觀於巽之  
義則知申令之不可已矣觀於噬嗑之義  
則知厲法之不可已矣慎此四者以治天

下有餘理也而況於貴州乎故愚以謂救  
敝之宜因俗之政要在四者而已夫貴州  
之民生齒滋於承平戶業養於休息固宜  
其殷富如中土矣然而閭閻巨姓儲鮮百  
金倉廩蓄無藏麥無再歲民之老於荒瘠者  
可恤也品式密於備防威法詳於積禁固  
宜其安堵如中土矣然而颺狂醜類動輒  
弄兵鼠竊纖凶時或攫貨民之困於奸慝  
者可恤也此執事之所謂大疾苦者也求



其敝之所由起又非執事所謂阜之有遺  
利而治之有遺法之謂乎愚謂得而備言  
之古者斲木爲耜採木爲耒耒耜之利以  
教天下今也刀耕火種之習雖足以卒歲  
而污萊遍野游散無市非所以興農殖之  
原也古者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  
之貨今也村集貿易之制雖足以來商而  
舟車弗通貨賄弗流非所以明懋遷之義  
也古者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今也使輶之

往來役民以奉之者無虛日矣民之困於  
供億其能以滋生乎古者損上益下其說  
无疆今也帥長之浚削竭民以自封者無  
完產矣民之苦於誅求其能以厚殖乎如  
是則阜之者信有遺利而所以荒瘠仍昔  
者固其所矣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昔固有  
其法也今也什伍之舊無存堡戍之規蕩  
廢邊防漸略是不可不加之意也除戎器  
以戒不虞昔固有其制也今也將之團練



之方士鮮循習之素戎制漸衰是不可不  
爲之慮也何校滅耳所以懲奸宄也今也  
扇亂之夫或幸於苟免非所以昭戢暴之  
威也利用侵伐所以威不軌也今也不逞  
之夷或務於姑息非所以伸猾夏之義也  
如是則治之者信有遺利而所以奸慝定  
繁者固其萌矣夫荒丘瘠隴矣奸慝繁矣敝  
也敝而察於俗以救之所謂宜也則五之  
所謂四者之政是也故爲今之計莫若使

民盡闢其土毋責其租入而又則其壤地  
之宜黍稷稻粱桑麻之屬各辨其性而樹  
藝之而後尋求水政於凡水道可通者鑿  
墮塞築堰壩以時洩蓄而宜之舟楫既通  
利源自阜是所謂導利之政而易之所謂  
聚人曰財者在是矣嚴爲品節上需下賦  
且有恒度以示之民凡官使之擾帥吏之  
貪者皆爲之制非達節者汰之達節而  
踰于度者汰之倚征爲市者罪之非倚征



而漁食者亦罪之是之謂式度之政而易  
之所謂節以制度者在是矣環城郭固封  
疆定要塞謹關梁塞蹊徑脩保甲明戍守  
各按于法莫敢不臧而又練軍實簡士卒  
選將帥明賞罰以脩戎政凡舊章之弛者  
皆申飭之以一觀聽是之謂申令之政而  
易之所謂申命行事者在是矣簡諸民之  
敗羣者絀之凡釀亂召釁樂訟幸災者皆  
跡而伏之法其尤不逞者斥諸境外至于

土酋之驕縱者夷之君紀者悉以法治  
之一不共則文告以讓之再不共則刑罰  
以威之其卒不共者則師族以遏之毋事  
姑息以啓邪心是之謂厲法之政而易之  
所謂明罰勅法者在是矣四者信行則所  
以阜聚蕃殖之者無遺利而禁誥豫防之  
者無遺法矣省方觀民之政其何以加諸  
此哉或曰貴州之域地非沃壤雖繁其法  
制不能使之富俗襲夷風雖詳其章條不



能使之靖噫此非所以語政理也夫王者  
不易民而化君子不變俗而治舉其所偏  
補其所弊施之以阜殖予之以禁戒雖蠻  
貊之邦可行也而況未至於是者乎在易  
觀之象曰君子以省方觀民設教言因俗  
而理也茲愚之習觀於貴州也地雖薄瘠  
而力於務本入雖驚悍而恬於畏威然來  
安集則生聚之澤易完振厲嚴飭則震疊  
之威易宣是在省方觀民者加之意而已

此愚於觀之象而益信四者之政之可行  
也邊隅之士豈足以審於治民之方顧以  
爲察之於俗而聞之於師者若此明問所  
及敢僭生言焉蓋習於聞見者或不拂於時  
宜而守其師說者或不悖於大道是亦省  
方者之所樂採也



貴州鄉試錄後序

嘉靖丙午秋八月貴州大比  
士興其賢能者三十人以賓  
禮賓之御史蕭端蒙乃播告  
于衆曰古者賓禮必有乞言  
禮也况茲多士入官之始也  
其庸以無助於是紹芳乃肅



學正毛沂等進多士而助之

曰若知所以答

聖天子之德者乎夫燕而歌鹿鳴也

聖天子之所以大亨以養也養之云者言

上之不虛取於下也是在燕義則

然也雖然上之不虛取於下而下之虛受於上者非所以明報答之義也爾多士寧無助乎夫多士之以言揚也觀其言也則固以大丈夫自負矣然其脩之於家而用之於國者果能居廣居立之正位行



大道乎否也茲未敢知也得  
時行道果能闡九經之用斟  
酌先王之禮樂以佐  
明王之治乎否也茲亦未敢知也  
此紹考等之所為懼也多士  
其思先勞之義而毋以虛受  
自累乎哉矧我

聖天子法古為治揆文奮武科目  
之設解額之增不遐遺也而  
銅平之不共槩然  
命封疆之臣致討焉奮伐也文武  
並用所以柔遠人者惠至渥  
矣多士其能無助乎語曰育  
稼於穡育士於始茲多士進



之始也故僭言以規多士其  
圖之於是御史暨諸大夫咸  
以爲然遂紀之末簡

福建福州府連江縣儒學教

諭譽紹芳謹序